

論許慎字形分析的一些特點

Françoise Bottéro*

目次


1. 前言
2. 《說文》字形分析的基本格式
 - 2.1 五種基本分析格式
 - 2.2 許慎的術語系統
 - 2.3 不同字形分析格式的差別
3. 《說文》中其它類型的字形分析
 - 3.1 空間結構法
 - 3.2 疊字法與反向法
 - 3.3 語法關係分析法
4. 構形動機分析
5. 結論

1. 前言

《說文》一向被認為是一部語言詞典。不過，我的看法卻多有不同。我認為，《說文》是一部解釋字形起源的字典。許慎在《說文》中所作的，其實是對字形的“原初動機”進行分析與解釋。誠如我在本文中要討論

* [France] Françoise Bottéro, CNRS-CRLAO-EHESS, Paris(Francoise.Bottero@ehess.fr).

的，《說文》在字條定義中體現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把字形和字義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有時字形分析甚至可以決定字義。通過字形分析，許慎力圖廓清字義與字形之間的聯繫。因此，在《說文》中，字義是爲了更好地說明和解釋許慎最爲強調的字形結構，而不是用來解釋某字在上古典籍中的常用義。正因爲如此，我們也就可以看到下面違於常理的字義解釋：

 suǒ 所 伐木聲也。从斤戶聲。《詩》曰：伐木所所。(SW 14A 14a)

在這裡，許慎以極爲嚴格的方法給出了“所”字在《詩經》中的用例^①，但“所”在這裡的字義並不是典籍中常用的處所代詞的意義。

又如“也”字，許慎的定義是“女陰”：

 yě 也 女陰也。象形。卩，秦刻石也字。(SW 12B 15b)

不過，當時所有會寫字的人都會把“也”用作語末助詞，而不是“女陰”。許慎還指出，“也”字的字形在秦刻石碑中還有另一種寫法。

從“也”這一例證說明，我們需要把“文”和“字”區別開來^②。“文”可以記錄所有的事物，但是，當人們用“文”來記錄語言時，就成了語音的載體，不再與字形意義發生聯繫了。

因此，要理解《說文》，我們就必須置身於東漢時代許慎的文字視野

① 在傳世本《小雅·伐木》中，該句被寫作“伐木許許”(SSJZS)。

② 關於“文”與“字”的分析，參見 F. Bottéro 2004, 《Revisiting the wen and the zi: The Great Chinese Characters Hoax》,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4, 2002, p. 14-33. 又參見 F. Bottéro 2006, 《Ecriture, parole et lecture du monde: la mise en place d'une théorie de l'écriture à l'époque des Han(IIe s. av. J.-C. - IIe s.)》(世界上的文字、言語與閱讀：關於漢代文字的一種理論)。載 F. Bottéro 與 R. Djamouri (主編), *Ecriture chinoise Données, usages et représentations* (漢字：資料、運用與象徵). Paris: EHESS-CRLAO, 2006, p. 115-135.

之中，它與我們今天對文字的看法有着本質的不同。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把《說文》看成一部可以隨時查閱的、具有實用參考功能的語言詞典。事實上，就查閱功能而言，《說文》根本不具有方便、實用的特徵。漢代的《說文》應該是卷軸式的簡冊，根本不可能一頁一頁地翻閱，而且也沒有目錄索引。更重要的是，《說文》也不是為初學者編寫的基礎教程。許慎所設定的讀者對象是精通書面語和漢字的博學鴻儒，他寫作《說文》的目的也正是為此類讀者提供一部根據自己觀點編寫的、對漢字的字形起源義及典籍用義及二者之間古老而密切關係進行解釋並界定的字典。在釋義中，許慎要極力避免的也正是那種通過沒有根據的字形分析對古代經典的錯誤解釋^①。在許慎看來，此種字形分析既沒有考慮到字形的歷史演變，也沒有去研究字形的結構特徵。為了做到這一點，許慎在《說文》的寫作過程中貫徹了一套極為嚴格的編寫規程。首先，他以當時最古老的小篆為字頭，然後按自己發明的“部首”進行編排，繼而又將其囊括在當時流行的哲學——宇宙論體系之中^②，最後又採用了一套新的術語體系對之進行“科學”的字形分析。正是得益於嚴格的體系和廣泛的適用性，許慎的這一套方法也一直沿用到今天。

那麼，許慎在《說文》中運用了哪些類型的字形分析方法呢？他又如何一步步進行分析的呢？由此又揭示出什麼樣的深層內涵呢？凡此種種，都是我們在下文中逐一研究的內容。

2. 《說文》字形分析的基本格式

為了便於對字形結構進行分析，許慎建立了一套固定的格式和術語。

-
- ① 在《說文 後敘》中，許慎批駁了此類既不考慮古代字形也不考慮字形構造原則、僅僅依據現代字形對古代字義進行解釋的做法。以“粟”為例，許慎就指出，該字並不是像《春秋說題辭》（見《太平御覽》卷 840, 3753 頁）解釋的那樣是由“西”、“米”組合而成，而是由“鹵”、“米”二形構成。
- ② 許慎對這一哲學—宇宙論的應用主要表現在“陰陽”、“五行”與“三才”的理論上，並通過對所收文字的編排構造了一個秩序井然的宇宙世界。參見 Atusji Tetsuji 阿辻哲次 1985, 135 sq; Bottéro 1996, 60 sq.

從《說文》中的第二個字“元”開始^①，許慎就採用了自己原創的字形分析方法，並貫穿在整部書中。

2.1 五種基本分析格式

先來看最常用的前四種格式。

- 1) 元 始也。从一从兀^②。
- 2) 天 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
- 3) 丕 大也。从一不聲。
- 4) 吏 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

第五種格式出現在較後的字條中：

- 5) 禋(禋) 精氣感祥。从示、侵省聲...《春秋傳》曰：見赤黑之禋（小徐本作：見赤黑之禋，是。）(SW 1A 5b)

以上五種格式可以表述以下抽象格式：

- 1) 从 X 从 Y (从 X 从 Y 从 Z) (从一从兀)
- 2) 从 XY (从 XYZ) (从一大)
- 3) 从 X, Y 聲 (从一不聲)
- 4) 从 X 从 Y, Y 亦聲 (从一从史，史亦聲)
- 5) 从 X, Y 省聲
(這五種格式還可以有不同的變體形式)；

① 《說文》中的第一個字“一”只有一個單體構形，因而不能被置於此類分析格式中。

② 需要說明的是，徐鍇與段玉裁對此字的分析持論不同，見後(7頁注①)。不過，儘管段玉裁對該字構音部件的分析頭頭是道，但並不能說明許慎對該字的解釋完全是出於釋音的需要，因為我們可以在《說文》中找到大量的同類例證，如“愚 憇也。从心，从禺”。許慎在這裡並沒有說“禺亦聲”。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上述字形分析中所運用的術語呢？

2.2 許慎的術語系統

在字形分析中，許慎採用了一組全新的術語，即上述五種格式中的“从(從)”和“聲”。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闡明這兩個術語的基本功能，以便更好地理解許慎的分析方法。那麼，許慎是如何使用這兩個術語的呢？

- 从(從)

“从”是許慎字形分析中最重要的一個術語。該字在現存徐鉉(916-991)本《說文解字》(即大徐本)中寫作“从”，段玉裁(1735-1815)《說文解字注》^①與朱駿聲(1788-1858)《說文通訓定聲》亦同。但在唐殘本《說文》^②、徐鍇(920-974)《說文解字繫傳》(即小徐本)、王筠(1784-1854)《說文解字釋例》與《說文句讀》及桂馥(1736-1805)《說文解字義證》中均作“從”。

a) 在《說文》中，許慎對“从”、“從”二字的釋義為：

从 相聽也。(SW 8A 16a)

① 徐鉉與段玉裁都沒有解釋為什麼選“从”，而非小徐本中的“從”。

② 現存《說文》的最早版本是唐代殘本。其中兩個殘片見於大矢透的《韻鏡考》(東京, 1924)與蒼田淳之助發表在《東方學報》1939年第10期(第145-146)的文章中，二者各複製了唐本“口”部的六個字條和十二個字條。第三件殘片為“木”部165字，共六頁，約占全書五十分之一。上述殘片現藏於日本大阪“杏雨書屋”。唐本在宋代已為殘本，時為書畫家米友仁(fl. 1127-1162)收藏並在扉頁寫有題記，此後又數易藏主，至清代同治二年(1862)傳至莫友芝(1811-1871)之手，終於1864年以《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收入《四庫善本叢書初編經部》。周祖謨《問學集》卷2，第724頁收錄了第2、第3件殘片摹本。

從 隨行也。(SW 8A 16a)

由於“从”字由二人構形，許慎就只好用互相的“相”來解釋，而對於“從”字，他則根據“彳”這一部首，解釋為“隨行”。不過，從釋文中，我們並不能看出許慎把“从”置於這一字形分析格式的原因。

b) “從”字的古義

在《漢語大詞典》“從”字釋義中^①，有順從，聽從，跟，隨，安順等義。換句話說，在說文的字形分析中，“從 X”或“从 X”都有“跟从，順从 X”之義^②。那麼，許慎在這裡又是從哪一種意義上使用“從”、“从”呢？

在《說文》中，“从(從)”字常常用在說明釋字所從部首的“凡 X 之屬皆从 X”^③。這一點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从(從)”的意義。《說文》的部首分類體系是建立在部首的語義功能上的^④。因此，“从(從)”的意思就是“从(從)[許慎所界定的]X 的字義”。另外，許慎的定義中還有“从 X 从 Y”甚至是“从 Z”這一格式，也就是說，在許慎的字形分析中，有些字可以有兩個甚至是多個“从”的字^⑤。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字所“从”的，不僅是 X 的字義，而且也與 Y 甚至是 Z 的字義有關。

① 《漢語大詞典》(1989, vol.3: 1001 sq) “從”字義項如下：跟，隨，往就，歸屬，從屬，追逐，追求，順從 聽從，和順 安順遂，如意，參與，由，從而。王力《古漢語詞典》(2000/2003: 15 et 298) “從”義項：1. 跟從；2. 聽從；3. 參與其事；4. 由。又，《故訓匯纂》(2003: 81)中，“从”的定義是“聽”，“順”，或同“從”；而“從”字的定義(2003: 752)則與《漢語大詞典》完全相同。

② 在《漢語大詞典》中，“从”字(1986, vol. 1: 1077)為“從”之簡體，定義為“聽從”，又指出“用以指出漢字所由構成的成分”。

③ 這一句式也就完全排除了“从(從)”字在字形分析上的“歸屬”義，因為該句式中的“屬”已經具有了這一意義。

④ 這裡所強調的是義符與由該義符構造的字之間的語義聯繫，但並不排除可能的語音聯繫。

⑤ 如“慶”字就有三個“从”字：“慶，行賀人也。从心从夂。吉禮以鹿皮為贄，故从鹿省。”

“元”字就是一個解釋“从(從)”功能的最好例證。“元”被定義為“太始”，是“一”部字下的第一個字。“一”本身就被定義為“(宇宙的)太初”。許慎也可以把“元”字歸在另一個構建“兀”下，但“兀”的字義不能讓許慎很好地解釋“元”字字形潛含的深層含義，也不能讓他在作為“太初”的“一”和作為“開始”的“元”之間建立起語義聯繫^①。在徐鉉看來，許慎在說明“元”也從“兀”的同時，又在後邊不遠的地方把“元”界定為“高而上平”和“高遠”二義^②。《說文》“一”、“元”字條如下：

- 一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弌古文一。
- 元 始也。从一从兀。

因此，這裡通過“從(从)”建立了該字與字形構件之間的密切聯繫，從而將該字列入同類事物的範疇之中。

- 聲

“聲”是第二個需要研究的術語。在第三、四、五種格式中，即“从 X, Y 聲”，“从 X 从 Y, Y 亦聲”及“从 X, Y 省聲”，都有“聲”。那麼，我們應如何理解這裡的“聲”呢？首先，我們來看看“聲”的古義。

a) “聲”在古代文獻中的字義

① 在上文中，我們業已指出，在《說文解字繫傳》中，徐鍇對“元”字的構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元”字“从一兀”，並指出有些俗字加上了聲符。段玉裁復申其說，並指出“兀”為聲符（从一兀聲）。其根據是，“髡”字的異體為“髡”，下方“兀”或“元”當為聲符（髡 髮也。从髟兀聲。𦘒，或从元）。見《說文解字注》1A 1b, p. 1。但段玉裁忽略了“兀”在“扌”、“虺”二字中也可以用作聲符的事實。《說文》：扌：動也。从手兀聲。(SW 12A 21a)；虺：虺以注鳴。《詩》曰：“胡為虺蜥。”从虫兀聲。(SW 13A 17a)。

② 《說文》：兀，高而上平也。(SW 8B 3b)。又長，兀者，高遠意也。(SW 9B 13a)。

《漢語大詞典》給出了“聲”的十四或十五個義項^①。不過，爲了更

① 《漢語大詞典》“聲”的義項如下：

1. 聲音；聲響。《詩·齊風·雞鳴》：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2. 指音樂、詩歌。《論語·陽貨》：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3. 指言語。《孟子·公孫丑上》：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焦循正義：惡聲，猶惡言也。
4. 善聲；名聲。《詩·大雅·文王有聲》：文王有聲，邇駿有聲。鄭玄箋：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孔穎達疏以爲此聲即爲善聲。
5. 聲勢。《戰國策·齊策一》：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高誘注：聲，勢。威，震。參見聲教。
6. 口信；消息；傳說。《漢書·趙廣漢傳》：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
7. 吟詠；樂歌。三國魏邯鄲淳《魏受命述》：“德盛功茂，傳序不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
8. 猶聲稱，宣布。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從橫家書·蘇秦獻書趙王章》：〔秦〕聲德與國，實伐鄭韓。《後漢書·荀彧傳》：今華夏以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
9. 聲揚；聲張。《國語·晉語五》：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韋昭注：以聲張其罪。
10. 做聲；出聲。《儀禮·士虞禮》：祝升，止哭，聲三，啟戶。鄭玄注：聲者，噫歆也。賈公彥疏云：聲者噫歆也者，若《曲禮》云：將上堂，聲必揚。《文子·道原》：風興雲蒸，雷聲雨降。
11. 使發出聲音。《漢書·廣川惠王劉越傳》：〔廣川王劉去〕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
12. 指漢字的聲母。《南史·謝莊傳》：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玄謨爲雙聲，碯礧爲疊韻。’，雙聲是指複詞兩個字的聲母相同，故聲有聲母之義。
13. 指漢字的聲調。《南齊書·陸厥傳》：“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唐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呂叔湘《語文常談·聲韻調》：“古音的四聲是平、上、去、入，普通話的四聲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
14. 量詞。表示聲音發出的次數。《海內十洲記·鳳麟洲》（de 東方朔（154-93））：“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舐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

好地把握“聲”在《說文》以前的古文獻中的不同義項及字義的演變，我們在這裡只列舉早於《說文》或與《說文》同時代的例句，其中涉及了大約四到五個義項。

四個主要義項如下：

- 1) 聲音；聲響。此類聲音可以是雷鳴、鳥鳴等動物的叫聲，也可以是人發出的聲音。如：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詩·齊風·雞鳴》）

雷聲雨降（《淮南子》1.2/2）

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白虎通·喪服》
42.280/1）

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左傳》
7.4.3/1）

- 2) 發聲、發音、高聲，說話的方式。如：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焦循 正義：

“惡聲，猶惡言也。”（《孟子》2.1.2/4）

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荀子》9.11.2）

- 3) 聲譽，名聲、聲威。如：

文王有聲（《詩經》244/1）

- 4) 音樂、音調。如：

樂則韶舞放鄭聲。（《論語》15.11/1）

水二》：“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15. 通“馨”。參見“聲香”。又，王力（2000/2003: 983）給出了四個義項。1. 聲音動物與人發出的音；2. 言語；3. 指漢字中標音的偏旁；4. 名聲，名譽。

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而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白虎通》6.51.35）

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韓非子》10.5.14）

最後兩個例句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聲與音的不同。

b) 《說文》中的“聲”

通過上述先秦典籍中的實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許慎在《說文》中給“聲”作出的定義以及作為術語的運用。《說文》中“聲”的定義如下：

聲 音也。从耳殸聲。殸，籀文磬。（SW 12A 8a）

“音”的定義是：

音 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SW 3A 18b）

這兩個字條分別出現在卷 12 與卷 3。許慎的定義揭示出一些與“聲”有關的問題。卷 12 中對“聲”的釋義指出“聲”與“音”爲同義詞，而卷 3 中關於“音”的釋義則不僅指出二者的不同，還作出多少有些矛盾的區分。作者首先把“聲”定義爲“人聲”（生於心），卻並不關心其它類別的聲音。而把“音”定義爲“音色”，是“聲”的對立面。作者進而作出了第二個矛盾的定義^①，旨在強調作為音調的“聲”與八種樂器奏出的“音色”之間的區別。換句話說，“聲”與“音”是樂譜的兩個組成部

① 這種情況，其實許慎應該使用“一曰”的句式。

分。

以上論述證實了蒲芳莎與何莫邪 (Bottéro & Harbsmeier, 2008)提出的論點，即許慎在詞彙的運用上並沒有局限於他自己在《說文》中的定義。因此，要理解許慎所運用的“Y 聲”這一語言學術語，就需要瞭解他在《後敘》中是如何使用“聲”這個詞的。

c) 《說文·後敘》中論述的“聲”

在《後敘》中，“聲”這一術語共在四個句子中出現了五次。具體用例如下：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塗異軌，律令異法，〔小徐本作「律灋異令」〕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從語境來看，“聲”在第一、二句中的三個用法都與“形”相對。在最後一個句子中，“異聲”與“異形”並列，也屬於同一類型的對應形式。一些學者認為，這裡的“聲”指的是字形構造中的“聲符”。不過，這一解釋不適用於最後一個句子，因為把“言語異聲”理解為“七國形成了不同聲符構成的語言”顯然是行不通的。同樣，在前兩個句子中，把與“形”相對的“聲”理解成“聲符”也說不過去。因此，這四個句子並不是對文字構造的分析，而是探討與“發聲”、“發音”有關的東西。第三個句子中“聲”的用法更可以確證我們的這一觀點，因為“假借”字中的“依聲”只能是“發音”。由此看來，把上述句子中的“聲”理解為

“聲符”顯然是不妥當的。而且，迄今為止，我們在許慎之前的文獻中還找不到“聲”用作“聲符”的實際用例。因此，如果認為“聲”可以指“聲符”，那麼就需要拿出更有說服力的例證來。

儘管“聲”與“音”^①常常被混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五個例句中，“聲”卻不能替換成“音”^②。因為這裡涉及的不是簡單的音色，而是特定的“發音”。換句話說，這五個例句所要談論的，是聲音的“發生”或“產生”形式，準確地說就是發音。正因為如此，許慎在《後敘》中一次也沒有提及“音”。在進行字形分析時，他使用的總是“聲”這一術語，無一例外。

“Y 聲”這一格式中的“Y 就是該字的發音”。“聲”的這一用法並不是新創見，而是從“聲”的古義沿襲下來的。許慎的新創見是把“聲”的這一用法作為術語運用到他的字形分析中。許慎在字形分析中對文字的两類構件進行了決定性的區分，即“从(從)”、“聲”這兩種格式。換句話說，就是賦予某字字義的作用和賦予某字發聲的作用。

從漢字的字形分析出發，我們習慣上把“从(從)X”這一格式理解為“X 是某字的意義構件”或是“X 是某字的義符”^③。不過，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許慎在《說文》中所定義的 X 的意思，也會影響到他字形的分析，或者至少會帶來某些詞義解說上的細微區別。這是不應該忽略的。另外，我們同樣也習慣於把“聲”理解為“聲符”，這是因為，在許慎的字形分析中，“聲符”的作用是指示相關字的發音。不過，為了避免該詞

① 《漢語大詞典》卷 12 (1993: 653) 中“音”的義項如下：1. 聲音；2. 音樂；3. 音律；4. 口音，話音（後起義，見顏之推 [531-591]）；5. 字音，讀音（後起義，顏之推）；6. 言語，文辭；7. 音訊，信息。又，王力（2000/2003: 1639）給出的義項如下：1. 樂音；2. 音樂；3. 言詞；4. 音訊；5. 聲譽。

② 不過，在許慎之後的西元 3 至 4 世紀，這一情況出現了變化，“音”也被用來指稱漢字的發音，見 3 頁注②、4 頁注①。事實上，到了西元三世紀，“音”就具有了“發音”的意思。晉代（265-316）呂忱在其《字林》中就加上了“直音”法（Bottéro 1996: 87）。另外，《爾雅音》的作者郭璞（276-324）在“A 音 B”的注音格式中也把“音”作為“發音”來使用。

③ 《漢語大詞典》“從”字的第二個義項（vol. 1: 1077）承襲了這一說法：“用以指出漢字所由構成的成分。”

可能引起的混淆，我們需要認識到，這裡所說的“聲符”，事實上與語音分析毫無關係。因為不僅許慎的時代離現代語音學的發明遙不可及，而且把語言拆分為不同音位的漢字也不適宜。

- shěng 省

許慎在字形分析中使用的最後一個術語是“省”。

據《漢語大詞典》，“省”有簡略、縮減、削減等義^①。《說文》中的“从 X, Y 省聲”這一格式的意思是“Y 以簡略的形式指示某一發音”。舉例來說，“禛，从示、彡省聲”就是說，“禛”字的字義構件是“示”，彡這一“禛”字的省略形式指示其發音。其實，從小篆體來看，從指示 jin 音的正是“侵”去掉了人字旁(亻)的簡略形式“彡”。

許慎的字形分析包括了對字形構件的作用與性質進行區分並賦予相應的語義、發音或者說音-義功能。誠如下文所論，它同樣也包括了某一漢字不同語義構件的互動作用。

2.3. 不同字形分析格式的差別

通過上面對“从(從)”，“聲”和“省”三個術語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對許慎在《說文》中運用的下述格式進行深入的探討。

- a) 从 X 从 Y
- b) 从 XY
- c) 从 X, Y 聲
- d) 从 X 从 Y, Y 亦聲
- e) 从 X, Y 省聲

那麼，許慎所使用的這些格式，特別是“从 X 从 Y”和“从 XY”，

① 《漢語大詞典》第 7 卷(1991: 1070)“省”字義項為：1. 簡；少。2. 減少；削減。3. 引申為不足，不到。(宋)4. 節約；省儉。5. 除去；裁撤。6. 休要。(唐)7. 王宮禁地，禁中。8. 後為中央官署名。

有什麼區別呢？

問題在於，誠如上文所論(注 6、注 14)，在字形分析內容上，大徐本、小徐本和段玉裁本時有不盡相同之處。比如三個版本中有關“意”字的內容分別為：


- 大徐本 (10B 10a): 意 志也。从[以]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
- 小徐本 (20.9b): 意 志也。察言而知意也。從心、音聲。
- 段玉裁本 (10B 24b): 意 志也。从心音。察言而知意也。

那麼，到底哪個版本是許慎的原始版本呢？

同樣，唐殘本中的 165 個木部字也與上述版本有不一樣的地方。如“采”字，雖然四個版本均指出該字無聲符，但在字形分析時所採用的格式卻不盡相同：


- 大徐本 (6A21b)，段玉裁本 (6A60a): 采 捋取也。从木从爪
- 小徐本 (11.27a) 采 捋取也。从木爪
- 唐殘本: 采 捋也。 从爪木

唐殘本中“从爪木”順序與其它三本相反，部首“木”被置於末尾^①。“從 XY”這一格式表明兩個字義構件形成了一個主謂結構或動賓結構，也更接近許慎對“采”的定義“捋”。但是，儘管唐殘本的時代最早，但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唐殘本的說法就是許慎的原文。無論如何，“从 XY”這一格式已為所有版本的作者所接受。比如，對“是”，“吉”和“周”三字，大徐本、小徐本和段玉裁本都採用了同樣的字形分析：

是：直也。从日正。凡是之屬皆从是。 ，籀文是从古文正 (Xú Xuàn 2B 1a; Xú Kǎi 4.1b; Duàn 2B 1a)

① 我們可以認為唐殘本更好地反映了許慎原本的狀況，而徐鍇、徐鉉出於對許慎字形分析一致性的考慮，調整了部首“木”的順序。見下，15 頁 注②。

吉：善也。从士口 (Xú Xuàn 2B 11a; Xú Kǎi 3.9a; Duàn 2A 21b)^①

周：密也。从用口。 古文周字从古文及。(Xú Xuàn 2B 11a; Xú Kǎi 3.9a; Xú Kǎi)(Duàn 2A 21a)

在最後的兩個句子中，口部的位置本應該在首位，但事實上都出現在末位^②。我們可以推測，這一格式有可能是許慎有意為之，因為日正、士口、用口的順序顯然更有利於從語法的角度對這些構件進行釋義^③。

不過，“從 XY” 格式的起源是比較古老的。在《左傳》中就有關於“武” 的解釋，與《說文》中對會意字的解釋基本一致：

夫文，止戈為武。《《左傳·宣公十二年》[SSJZZ: 1882b]

許慎在《說文》中完全採用了《左傳》的字形釋義：

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為武 (Xú Xuàn 12B 17b; Xú Kǎi 24.13a; Duàn 12B 41a)

乏：《春秋傳》曰：反正為乏^④。(Xú Xuàn 2B 1a; Xú Kǎi 4.1a; Duàn 2B 1a)

① 我們可以把此條與“祝”條進行比較。祝 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SW 1A 4a, Duàn 1A 12a, Xú Kǎi p. 4)。需要說明的是，“从 X 从 YZ” 這一格式在這裡表示“由人之口進行的祭祀活動”。

② 這一點與上引唐殘本“采”字完全相同。

③ 在大徐本、小徐本和段玉裁本三者內容一致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為他們所採用的都是原本。但是，誠如上文指出的，唐殘本中“采”字的字形分析“從爪木”很可能也是許慎原本。

④ 《左傳·宣公十五年》[SSJZZ: 1888a]

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①，晦淫之所生也。臬桀死之鬼亦爲蠱。从蟲、从皿，皿，物之用也（Xuàn 13B 3a; Kǎi 25.16a; Duàn 13B 5b）

在前兩個例子中，許慎甚至沒有提供字形分析的特定格式，而只是簡單地引用了《左傳》原文作為釋文和字形分析的依據。這一違背許慎自己制定的釋字規則（即總是加上釋義和字形分析）的做法，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許慎對釋義和字形分析之間的密切關係。

許慎在最後一個例子中採用了“从 X 从 Y”格式。這說明“从 XY”格式有可能潛含了動賓式一類的句法結構，而“从 X 从 Y”格式則潛含了並列式的語法結構。不過，許慎在《說文》中卻沒有總是對這兩種格式進行清楚明確的區分（至少從不同的傳世本《說文》中可以確認這一點）^②。這種格式的不確定性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不同版本的《說文》編撰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改造字形分析的格式，並由此衍生出上面我們談到的諸如對“意”字所作的這樣或那樣的異文。

3. 《說文》中其它類型的字形分析

許慎的字形分析並不限於上述眾所周知的五種基本格式。爲了描述字形構件的位置或把義符置於相應的語法關係中，他有時也運用了其它自己獨創的格式。

3.1 空間結構法

在一些字形分析中，許慎有時會使用空間結構的格式來確定字義構件（X）在字體中的相對位置。如下所示，這些格式描述了相關構件在字

① 《左傳 昭公四十一年》[SSJZZ: 2025b]

② 也許是後世作者對許慎原文的改造造成了這些格式的模糊性。

形中所處的上、下、中、內、前、後等位置。其主要格式有：从 X 在 Y 上，从 X 在 Y 下，从 X 在 Y 中，从 X 在 Y 間，从 X 在 Y 內，从 X 在 Y 前，从 X 在 Y 後，从 X 在 Y 下，从 X 在 Y 中，从 X 在 Y 間，从 X 在 Y 內，从 X 在 Y 前，从 X 在 Y 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簡化為下面的格式：从 X 在 Y 上，下，中，間，內，前，後。如：

安 靜也。从女在宀下。(SW 7B 4a)^①

寒 凍也。从人在宀下，以𠂔薦覆之，下有欠^②。

字 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聲^③。

闕 馬出門兒。从馬在門中。讀若柳

閃 闕頭門中也。从人在門中

閏 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

从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

囚 繫也。从人在口中。

央 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一曰久也。

輦 輓車也。从車，从扶在車前引之。

東 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④。凡.. (6A 24b, Xú Kǎi: 無「从木官溥說」五字 Duàn 66b)

本 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𣎵，古文。

朱 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

末 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

果 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

杲 明也。从日在木上。

① 小徐本和段玉裁本 (SW 7B 9a) “下”作“中”：从女在宀中。

② 小徐本：從人在宀下，從𠂔上下為覆，下有欠也；段玉裁本：从人在宀下，人𠂔上下為覆，下有欠也。(SW 7B 13b)


③ 段本 (SW 14B 25a) 與此同。小徐本作：字 愛也。從宀、子，子亦聲。

④ 在多個敦煌《切韻》抄本中，如 S. 2055、P. 2017 等，“木”均寫作“水”：木日在水中。見周 1983: 150-160 et 226-228.


- 杳 冥也。从日在木下。
梟 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
囚 繫也。从人在口中。小徐本「從口，人在口中」。
困 故廬也。从木在口中。
囟 廁也。从口，象豕在口中也。會意。
燄 盛兒。从焱在木上。讀若《詩》“莘莘征夫”。一曰役也。
炙 炮肉也。从肉在火上。凡... 爇 籀文。
鬣 毛鬣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鬣鬣之形。此與籀文子字同。小徐本「象」下有前（壽）不行而進謂之壽。从止在舟上。
央 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內，大，人也。..
廐 羊相厠也。从廐在尸下；尸，屋也。一曰相出前也。
尾 微也。从到毛在尸後…
輦 輓車也。从車，从扶在車前引之。
恒 愜，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
五 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


有時許慎還加上解釋性的句子：

典 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

，古字典从竹。(5A 10a, Duàn 23a)

不過，這種空間結構的字形解釋格式並不是系統性的，比如“mù 𣦵 (莫)”、“葬”二字就有這樣的解釋，但在解釋“莽”、“穰”二字時就沒有出現：

 mù 𣦵(莫) 日且冥也。从日在𣦵中。(1B 26b, 小徐本與段本都加「𣦵亦聲」, Duàn 54a)

 zàng 葬 藏也。从死在𣦵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1B 26b, Duàn 54a）

莽 *mǎng* 莽 南昌謂犬善逐菟^①艸中爲莽。从犬从犇，犇亦聲。

巢 *jí* 巢 羣鳥在木上也。从巛从木。巛，巢或省。（小徐本屋「羣」）

（由巢字可以看出，許慎所看重的是有三個“隹”字構成的繁體“巢”，比“集”能更好地表達“聚集”的意思。因此，許慎就沒有必要在字形分析中再進行重複解釋。“莽”字同。）

這一類型的分析並不妨礙許慎把這些字看成象形字^②：

局 *jú* 局 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碁。象形。

鬣 *liè* 鬣 毛鬣也。象髮在凶上及毛髮鬣鬣之形。此與籀文子字同。

（小徐本「象」下有「形」，「子」作「鬣」。）

3.2 疊字法與反向法

《說文》中對有些字採用了疊字分析，主要有二個、三個、四個構件的重疊。

兩個構件重疊法。意在指出兩個相同構件的互動作用，格式爲“从二X”。如：

<i>cóng</i>	从	相聽也。(SW 8A 16a)
<i>xuān</i>	𠂔	驚噉也。从二口。凡...讀若謹。
<i>jìng</i>	誥	競言也。从二言。凡...讀若競。

① 小徐本「菟」作「兔」，段本（1B 54a）同，从犬犇，犇亦聲。

② 這也就說明，在許慎看來，象形字不一定非得是獨體字。


三個構件重疊法。意在指出群集數量的重要性，格式為“从三 X”。如：

zá 隤 羣鳥也。从三隹。凡...。
biāo 羸 眾馬也。从三馬。
miǎo 淼 大水也。从三水。或作渺。

四個構件重疊法。意在指出由數量巨大或程度極高的行動，格式為“从四 X”。如：

mǎng 𦰇(井) 眾艸也。从四中。凡...讀與冈同。〔小徐本作「讀若與岡同」〕
sè 𦰇 不滑也。从四止。
jí 𦰇 眾口也。从四口。凡...讀若戢。又讀若呶。
zhǎn 𦰇 極巧視之也。从四工。凡... (5A 11a)

另外還有反向法。即指出該構件的方向與正常方向相反，格式為“從反 X”。如：

pān 𠂔(𠂔) 引也。从反升。凡...  从手从樊。
pǒ 𠂔 不可也。从反可。乏：《春秋傳》曰：反正為乏。
yī 𠂔 从反邑。𠂔字从此。闕^①。

還有疊加法。即兩個相同的構件上下重疊，格式為“从重 X”。如：

多 duō 重也。从重夕。...
炎 yán 火光上也。从重火。凡..

還有背加法。即兩個相同的構件背向相加。格式為“从 X 相背”。如：

① “闕”表示有關該字的信息闕如。

𨾏 *guàng* 乖也。从二臣相違。讀若誑。
北 *bèi* 乖也。从二人相背。凡..

3.3 語法關係分析法

我們在上文中談到，許慎在幾個字形分析中運用了語法關係，並引用了《左傳》中出現的字形分析。該類分析的格式為“从 **XVY**”（V=動詞），又可細分為如下幾種格式。

“从 **X持Y**”式。該格式在大徐本《說文》中出現了約 40 次。X 在這裡代表不同形式的“手”，如手，又，升，𠂇，但也可以表示不同的人，如人，女或者表示一種關聯的“系”^①。如：

从手持半竹 (*zhī* 支 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凡...。𠂇 古文支)

(SW 3B 10b, Duàn 21a)

(*jì* 祭 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SW 1A 3a, Duàn 6b)

(*jù* 巨 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X, 巨或从木矢; 矢者,其中正也。Y, 古文巨)(5A 11a, mais ajoute 形: 象手持之形)

从又持禾 (*bīng* 秉 禾束也。从又持禾)(SW 3B 9a, Duàn 18b)

(*shǐ* 史 記事者也。从又持中; 中, 正也。凡...)(SW 3B 10a, Duàn 20b)

(*shuāng* 雙 隹二枚也。从雥, 又持之)(SW 4A 18a, Duàn 38a)

(*jué* 爵 禮器也。象爵之形, 中有鬯酒, 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 取其鳴節足足也。即畧切。X, 古文爵,

① 除了“夙”字，我在這裡介紹的都是大徐本、小徐本和段本中沒有異議的例證。

象形) (SW 5B 2b, Duàn 5b)

从升持玉 (*bīng* 兵 械也。从升持斤，并力之兒。X，古文兵，从、人、升、干。Y，籀文) (SW 3A 20b, Duàn 37a)

(*lòng* 弄 玩也。从升持玉) (SW 3A 20b, Duàn 36b-37a: 从升玉)

(*jiè* 戒 警也。从升持戈，以戒不虞) (SW 3A 20b, Duàn 37a: 从収、戈，持以戒不虞。)

从升(収)持肉在豆上

(*dēng* 羹 禮器也。从升(収)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 (SW 5A 16b, Duàn 39a)

(*sù* 夙(夙) 早敬也。从収，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

(𠂇，古文夙，从人夙。𠂇，亦古文夙，从人夙。宿从此) (SW 7A 10b, 段本 28b: 从収夕，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

从人持戈 (*fá* 伐 擊也。从人持戈。一曰敗也) (SW 8A 12b, Duàn 34b)

(*shù* 戍 守邊也。从人持戈) même anal que dessus (SW 12B 16b, Duàn 38a-b)

(*diào* 弔 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毆禽) (SW 8A 13b, Duàn 37b)

从女持帚(*fù* 婦 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①) (SW 12B 2b, Duàn 5b)

从系持梘 (*xuán* 縣 繫也。从系持梘) (SW 9A 7a, Duàn 17b)

从 X V Y 式 (V=動詞)。該格式中使用的是不同的動詞。我們目前發

① 小徐本「掃」作「埽」。

現的共有兩例：

从 X 依 Y (*xiū* 休 息止也。从人依木。(X, 休或从广)(SW 6A 23a))^①

从 X 斷 Y (*shé* 斲 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𠄎，籀文折，从艸在宀中，宀寒故折。𠄎，篆文折从手。)(SW 1B 22b, Duàn 47b)^②

許慎在這裡的字形分析(也許是譚長的分析)表明，義符在這裡也具有動賓式語法結構的特徵。在這個例子中，作者對小篆也做了同樣構件位置的分析。𠄎，籀文折，从艸在宀中，宀寒故折。𠄎，篆文折从手。

4. 構形動機分析

在《說文》中，許慎在許多字條下都使用了“故曰”、“故謂”的等用語，旨在探討造字的動機。下面對姻、振、績三字的分析即為具體例證：

姻 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从因，因亦聲。𡇗，籀文姻从𡇗(12B 1a; Duàn 5a)

振 社肉，盛以蜃，故謂之振。(1A 5a; Duan un peu différent 14a)

績 赤繒也。从茜染，故謂之績。从糸青聲(13A 6b)

芟 艸根也。从艸发聲。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為撥，故謂之芟。

① 小徐本(119頁)與段本(SW 6A 64a)同，唐殘本有如下細微差別：止息也。從人依木。

② 小徐本與段本(SW 1B 47b)同。

一曰艸之白華爲芘。

許慎有時還會用“故從”這一用語來確認造字的動機：

物 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勿聲。

君 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𠄎，古文象君坐形。

袪 𠄎也。从𠄎示聲。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袪。故从示𠄎。《詩》曰：“何戈與袪。”(3B 12a, XK *ibid.* 59, Duàn (3B 25a) a supprimé 故从示𠄎)

最後一個例子說明，許慎雖然很清楚已有的聲符，但同時還加上了另外的字形分析，目地在於確定語義構件的存在及其關係(除非這一釋義是後人所加)。許慎本來可以用“从 X 从 Y, Y 亦聲”來作更好的表達的。

𠄎 相擊中也。如車相擊。故从𠄎从𠄎。

𣎵 (栗) 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𠄎。𣎵，古文𣎵从西从二𠄎。徐巡說木至西方戰𣎵。

北 (丘) 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崑崙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凡...。𠄎，古文从土。

𠄎 𣎵也。上象𣎵曲，彡象毛𣎵弱也。弱物并，故从二𠄎。

xián 𣎵 秋田也。从犬璽聲。𣎵，𣎵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

5. 結論

我們還很難對許慎在字形分析方面所做的工作作出終極評論。這不僅是因為《說文》的文本在歷史上幾經修訂，而且也因為許慎的字形分析規則並不總是貫穿始終的系統規則^①。不過，本文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許慎的字形分析體系。在許慎看來，充分認識聲符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這可以使許慎避免當時其它不瞭解文字構造規則的學者的錯誤^②。許慎在《說文》中進行字形分析時所採用的基本格式是“从 X, Y 聲”。但是，許慎要做的是闡明漢字的語義結構，因此有時他也會忽略聲符的作用，特別是當他需要強調聲符具有義符的作用時更是如此。如：

如 从隨也。从女从口^③。(SW 12B 8b)^④

儘管許慎對聲符的認識並不總是那麼清晰^⑤，但上文所介紹的他的字形分析在總體上卻表明，為了闡明漢字的語義構造，他運用了一些固定的分析格式，有時甚至還表現出某種可以釋讀的語法結構。在許慎看來，最重要的是去瞭解有助於闡明定義的字形分析。在筆者看來，對許慎來說，對漢字的理想分析模式是《左傳》中對漢字的拆解方法，或者說從

① 空間結構分析部分“(莫)”，“葬”及“莽”，“彙”即為例證，另外，在許慎不使用“从 X 从 Y, Y 亦聲”格式時的情況也如此。

② 見《說文》15A 3b (Duàn 15A 19a) 鄙夫俗儒，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

③ rú / *□jɿ 人諸切 遇撮 合口呼 三等韻 平聲 日母 魚部 / 从女聲 魚部 **nja (廣韻)。

④ 徐鍇對許慎觀點的解釋是：“女子从父之教，从夫之命，故从口。會意。”

⑤ 有時許慎並沒有認識到字音構件所具有的構義功能，如“性”字條：性 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從心，生聲。(SW 10B 10a)(Duàn 502, 10B 24a)[性 xìng / *siɛŋ 息正切 梗撮 開口呼 三等韻 去聲 心母 清部 / 从生聲 耕部 **seŋs (GY); 生 (shèng) / *ʂvan 所敬切 梗撮 開口呼 三等韻 去聲 生母 庚部 / 从生聲 耕部 **sreŋs.]

字義構造出發釋讀出一個完整的句子。在可能的情況下，許慎都用以下的格式重複了這一方式：

从 X 在 Y 上/ 下/ 中/ 間/ 內/ 前/ 後，从二 / 三 / 四 X，
从重 X， 从 X 相背， 从 X V Y (V=動詞)

換句話說，許慎在《說文》的字形分析中並沒有獨到的創建，而只是在某種意義上採用前人的字形分析，如《左傳》孔子^①及董仲舒^②等人提到的方法。許慎的貢獻在於他把前人零散提到的方法植入了一個真正的體系之中，從而充分體現了字形分析中語音在漢字構造中的重要作用，由此進一步突出了字形的可讀性，並賦予這一方法在文字發展史所具有的重要地位^③。

① 儘管有關孔子對字形分析的看法大都出自偽書，但並不影響其中所包含的方法性意義。參見 Ma Zonghuo, 《說文解字引群書攷》(北京:科學出版社, 1959), I. 11b. 《說文》中所引《論語》文字見於“璠”(SW 1 A 20a)、“羌”(SW 4 A 35b-36)字條。

② 《說文》引文見“王”字條。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凡王之屬皆从王。X，古文王。(SW 1A 6b)

③ 我們在這裡可以舉出“加”字爲例。《說文》“加 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SW 12B 1a)(Duàn 1a)由此可見，儘管許慎不贊同杜林的字形分析，但並不妨礙他在《說文》中介紹這一觀點，即認爲“女”、“加”都是構義部件。

<參考文獻>

Ma Zonghuo, 《說文解字引群書攷》(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59)

《切韻》

《廣韻》

《左傳》

《說文解字》

F. Bottéro 2004, Revisiting the wen and the zi: The Great Chinese Characters Hoax,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4, 2002.

F. Bottéro 2006, *Ecriture, parole et lecture du monde: la mise en place d'une théorie de l'écriture à l'époque des Han*(IIe s. av. J.-C. - IIe s.) (世界上的文字、言語與閱讀: 關於漢代文字的一種理論)。載 F. Bottéro 與 R. Djamouri (主編), *Ecriture chinoise Données, usages et représentations*(漢字: 資料、運用與象徵). Paris: EHESS-CRLAO, 2006.

宗福邦, 《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出版社, 2007)

<Abstract>

We are very difficult to comment on Xu Shen's analysis yet.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that the text has been revised several times in history, but also because that the rule of Xu Shen's analysis for character pattern is not always systemic from beginning to end. However, this article can make us understand Xu Shen's analysis system of character pattern better. In Xu Shen's opin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effect of sound symbol adequately. A basic format adopted by Xu Shen in *Shuowen* is "obeying X, Y sound". Since Xu Shen has to do that clarify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ometimes he may ignore the effect of sound symbol.

Although Xu Shen cannot understand the sound symbol clearly, bu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 uses some

fixed analysis mode. Sometimes he even shows som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Xu Shen,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understand the analysis for character pattern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clarify the definition. In the author's opinion, as for Xu Shen, the ideal analysis mode is the dismantling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ZuoZhuan*, 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complete sentence on the basis of semantic structure.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t a original creation in Xu Shen's analysis for character pattern. Xu Shen's contribution to us is that he mentions previous scattered method into a real system. He contributes to highlight the readability further, and giv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meth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n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Xu Shen, *ZuoZhuan*, semantic structure, analysis for character pattern

投稿日 : 2013.04.20

審查日 : 2013.05.11-20

確定日 : 2013.06.20